



“ I h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 air, but I am glad I had my flight.”（天空沒有痕跡，但我已經飛過），這幾乎已是泰戈爾最家喻戶曉的名言了。如果不看英文，那可能會有一些遲暮的憂傷，但如果將“glad”翻譯出來，那就少了點留白的韻味。不同背景的人讀出不同的味道，也是件有意思的事；或樂觀或悲觀，都是對生命印記的反饋。

近來翻閱聖經，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。關於這方面，聖經表現出豐富的態度，在《馬太福音》中讚嘆一朵百合花的美麗，也在《傳道書》反覆強調生命的空虛；在這「斷章取義」之後的矛盾背後，卻隱藏著一個早就向我們揭示的祕密。我們在這裡先稍作停歇。

先講講我和我身邊的故事。

生命的印記

文／東山 圖／Kim

一、夾縫裡的植物

記得中學時最喜歡林清玄的散文，裡面有一句話至今仍記憶深刻。他的爸爸從鄉下到臺北看他，環顧四周，發出一聲感慨：「你怎麼能住在沒有土地的地方咧！」

在嫁到香港這些年，這句話一直在我腦中無限單曲循環。滿鼻子鋼筋水泥的味道，讓我覺得心慌慌，以至於有一段時間我不惜坐幾個小時的交通工具，就為了在山上或海灘上待一下午，待到天黑，我又坐幾個小時回到位於太子的家。

太子是香港比較老舊的區域，舊公寓林立，樓間距也很小，有門窗就已經不錯了，別想有什麼陽臺。我時常和朋友開玩笑說，公寓的樓間距，小到你用遙控器可以調別人家的電視節目。當然這是戲說了，在香港能有十坪左右的房子住已經是很感恩了。

在無法出門尋土地的日子，我試著觀察周圍的生命，模仿本土生命的姿勢是否能活得舒服些，我知道，一旦共鳴產生，和解就在路上了。你是否看過長在縫隙裡的植物，在到處都是植物的地方；或許它們並不起眼，或許你還覺得它們運氣不好，這麼一大



片地不長，非得卡在這縫隙裡。在香港，人們為了裝飾自己的居所，會把植物種在塑料瓶裡，然後掛在牆上；但更能觸動我的是，在石縫裡長出來的那些「老傢伙」們，不管年紀如何，它們都一定經歷了滄桑。

它們在極端境遇下用獨特的生存姿勢留下了生命的烙印，常常闖進我煩躁不安的心靈，滾燙過那些難過的日子，把它們熨得平整。



有時候我會想像當它們好不容易用頭頂破土壤時，本來應該滿心歡喜，卻發現周圍都是堅硬冰冷的石塊時，它是否絕望過；或許真的有許多生命已經隕落在黑暗中，但能繼續探出腦袋的，一定都是「英雄主義式」的存在。它們中有的十分纖弱，在風中搖搖晃晃，我為它心驚膽戰，每日經過，都怕它在「襁褓」中夭折。有的十分矮小，大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高大是不太可能了，但葉子卻十分蒼綠，甚至是墨綠，枝幹雖然不粗壯，但也顯示出堅毅的脾性。不僅長在石縫裡，還正在屋簷下；雖然沒有雨水，但空調

機上的水讓它頻頻點頭，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了。我曾經想過將它移植到家裡，給他一個寬敞的花盆，充足的養分，定時的澆灌。這都是一棵植物生存的必需條件。

但不知這對於它來說是機遇還是災難，畢竟頑強的求生慾望是這一切奇蹟發生的契機。我們在植物中容易獲得力量，或許是因為我們知道它們的生命本就是短暫且沒有靈魂，但如果是人呢？

我住的地方居住著許多底層人士，物價和房價都是全港較低的。坐在7-11門口，能看到各種各樣為生存揮汗奔波的人。在這個地方，你經常能看到「幽靈垃圾車」，只見其車，不見其人。十多秒後，一個佝僂著背，瘦弱得不成樣的老人，連頭也不抬地推著車子，身子幾乎彎成和地面平行。她有好幾次推向前又退回來，像個悲壯的薛西弗斯（希臘神話中被懲罰推著巨石上山的人）。眼見綠燈閃爍，就快要紅燈了，我連忙上前幫她推車過了馬路，她這才抬起頭來，對我說了聲：「唔該」（廣東話，勞駕之意，向



幫助者表示感激)。一雙依舊有神的眼睛，在滿是皺紋的臉上格外明顯。

我趕緊離開，不想讓她看到我眼裡的心疼，除了這些微不足道的事，我什麼都做不了。有時候，我會問神，為什麼他們會活得如此辛苦，費盡了所有的力氣，僅僅只是為了活著。當他們回憶起自己的一生，難道不正如雅各所感嘆，人生猶如嘆息，充滿苦痛和短暫嗎？

如此說來，生命對於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二、摩天大樓裡的人們

如果貧窮讓人覺得悲哀，那麼富足呢？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，有許多有錢的人，他們受過很好的教育，有很高的薪水，有很忙碌的工作。據說香港人的壽命全球排名都是領先的，其實一開始我很難理解，在這個節奏快到模糊的地方，為什麼反而壽命長呢？目前聽到的答案有兩個，一個是說因為醫療設備比較發達，另一個則是戲說香港人不敢死，因為墓地太貴。不管是哪一種，壽命問題也僅僅只是時間長短，而非生命與靈魂的質量問題。

在上文中，我將忙碌的工作和其他幾個好事排在一起，這並非筆誤。

因為我的一個朋友就是這麼覺得的。在我眼裡，他就是超級大富豪，在香港坐擁好幾棟樓，本可以安安穩穩做包租公的他，卻仍然選擇飛全世界。「不敢停下來」，這是

他給我的理由。不敢放空，或許是許多大都市人的普遍「病症」。在假期裡，在屋子裡舒舒服服地睡一天，對於他來說都覺得是浪費、是虛空；他把自己過得像個陀螺。

在香港的公交車上，我常常觀察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，幾乎所有窗戶上都有個油膩骯髒的小地方，它們不容易被發現，那是剛好把頭靠下去的地方。我都能想像到這樣的畫面：一排疲憊的腦袋，整齊劃一的動作，一成不變的生活以及毫無活力的靈魂。

很多時候，工作佔據了我們所有的節奏，當停下來，我們像斷了的線，不知道該往哪裡飄，其實這算是一種提醒吧，提醒我們自己精神和靈魂都在漂泊，我們無法與自己相處。那個純真可愛的自己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出走，我們再也沒有耐心將小時候的棒棒糖好好地在嘴裡融化，而是迫不及待地想咬碎它；咬碎之後呢，是一場空虛？難道生命是一次循環的旅途嗎？

當自我失去心靈深層次的樂趣後，我們就被奴役了。

感受不到更宏大的生命，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啊！

當走到生命的盡頭，當我們面對那永恆的生命時，該是多麼悔恨和羞愧。

對於成年人的我們來說，踮起腳尖假裝自己變得高大，已經沒有多大意義；但踮起腳尖，更接近天空，或許是打破現代生活魔咒的第一步。

三、更宏大的生命



回到本文開頭，聖經將生命的空虛與絢爛奇妙地結合在一起，我們都忽略了，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。

當這個永恆生命在我們身後時，我們能感到自己的渺小；當祂貫穿於我們生命時，我們感到幸運；當祂賜予我們永生時，我們感到生命之極大盼望。當人類在仰望星空覺得恐懼時，我的心裡卻有盼望，並不是因為死後會變成星宿，以虛幻的方式存在；而是我們會在神面前，發出像星星一樣各自美麗的屬靈光芒。

記得學生時代，只要回去向媽媽哭訴今天又被老師批評了，明天考試又考砸了，媽媽總是會用《羅馬書》第八章28節來安慰我：「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。」以至於這節經文在我的腦子中形成了肌肉記憶。其實小時候對這節經文的印象並不是太好，甚至有點厭惡，因為它總出現在我失敗的時候，在我求而不得的時候。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在經歷了人生無數次跌倒後，這節經文卻成了我最大的安慰。

媽媽用這節經文慢慢告訴我，當追求更宏大的生命體驗，真理在哪裡，哪裡就有自由。或許我們不需要去計劃自己生命的印記該如何，說實在，我們也很難去選擇自己的命運軌跡；但幸運的是，我們可以選擇享受造物主在我們各自生命裡的創造，這是神以愛賜予我們的盛大恩典。

與祂一起走過生命的旅途，一起創造生命的奇蹟，這不是最浪漫的事嗎？我們接受生命的未知，我們感悟無常中的永恆，我們看著自己發生蛻變。如此，我們便能夠理解那些聖徒為何說自己知道如何處卑賤，也知道如何處豐富；或飽足，或飢餓；或有餘，或缺乏，隨事隨在，他們都得了祕訣（腓四12）。

當我們站在人生的盡頭，或許不會發出如泰戈爾一樣的樂觀感慨，而是慶幸自己在神那裡的名字依舊閃閃發光。我們的生命就像是初熟的果子，即使掉落在地，也能結出千萬顆生命。



/走向神的山/新專欄介紹

疫情爆發時，我從國際學校辭職回到香港，因為我發生了很大的心靈地震；即使應用所學的專業能力能把工作做得很出色，但我的精神感到巨大的空虛，或許我是悲觀的，在尋找人生意義的道路上走得不是太順利。

再加上夫妻分隔兩地總不算太好，於是我毅然遞了辭呈回到香港。

緊接著，我開始著手申請文學博士，試圖將神學和文學進行結合，探討人性走向神性的路。我深感自己力量的不足，渴望靈裡的滿足，便想起詩篇第一篇中的描述：「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！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，按時候結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。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。」這是一種生命豐盈的狀態，充滿汁水，我渴望它很久了！

所以在準備論文的時候，會兼寫一些靈修感悟，我把這幾節經文當作是祂的應許。希望平日裡寫下的這些散文，能夠成為走向神山的腳印，帶著我一步步生命更新，日日得見祂的恩典，得到祂賜予的心靈的滿足。